

李健吾

心病



文季叢書之十八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八十之書幾季文

病 心

吾 健 李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文季叢書之十八

心病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

初版

著者

李健吾

編輯者

文季社

發行人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巨額達路一弄八號

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

成都陝西街一〇六號

定價國幣九百元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上

卷

原书空白页

秦太太，一位往老裏走的尋常婦道人，沒有什麼風致，也不足希罕，有的是原動力，對於自己的動機也極其尊重。實際上，這十年來她同丈夫就可以說做離異，然而外表上她做的彷彿沒有這種變動，她的境遇還和十年前的一樣。從來沒有人對她的行事疑問過，便是丈夫也賦與她絕對的信仰，然而她每做一件事，都做得矜矜持持的，好像她是一家之婦，不是一家之主。可是丈夫早在她度外了，這她自己有時候也不得不承認。她的藉口是她上了年紀，算不得什麼，不過她還有兩位小姐哪。

馬車繞出那條小胡同，費了車夫很大的周折，腳鈴狂了一樣在她耳邊鏗鏘地響着。她擔着必坐在車裏軟墊的邊沿，伸出兩手攀住車窗的邊稜，出了那條小胡同，馬便輕快地溜起來。她倚住後墊，出神想着。

她不歡喜洪太太。洪太太過於做作。可是她不能夠說這就是洪太太的毛病，各人有各人的天性，天性是沒有法子改的。她恨一般人無緣無故就講別人壞話；她丈夫對不住她，討了一位姨太太，然而在他這是沒有法子，這不能夠算壞。壞人沒有天良的。那麼洪太太不招她歡喜，定然是別的緣故。洪太太每講一句話，都帶些勢利的尖酸的口吻，有一點下流相；但是今天她算大賓，又是到了北京以後第一次過訪，洪太太自然要格外懇懇客氣。一個人過於懇懇客氣，下流相是免不掉的。而且洪太太留她用晚餐，挽留了幾次，意思總是懇切的。她怎麼能夠留住呢？孩子們不放心，並且盼着她回家的。

這些小羔子們！尤其是姐姐，話雖不講出口，心裏卻直盼媽做些好事。什麼好事呢？哦！看看那孩子——怪可憐的一個人孤零零住在舅母家。

他這位舅母她有一點不歡喜。下了馬車，洪太太接出門口就親家長親家短地膩煩起來，忙得她把腳邊的禮物也忘了當時交給老媽子帶進去。後來還是幸虧談到小孩子，她纔猛然想起馬車裏邊還有禮物；可是這已經多麼不好看呀！洪太太在馬車的門邊一定瞥見裏面的

禮物，大約疑惑這些蒲包是送誰的？正是這個傷了秦太太的尊嚴！可是這也不便歸錯到洪太太身上，說給她們姊妹聽。一定要笑罵糊塗，出門做什麼，險些忘掉巴巴買來的禮物。

現在她想起爲什麼她不歡喜洪太太了。完全由於那條小胡同，那麼别扭，那麼窄小，馬車險些擠不過去；險些她得在口外下車，還要走了幾十步，再沒有比這不愉快的事了。馬車要是自己的還好，又是僱的。爲什麼洪太太單單要挑這條胡同住呢？同城有的是胡同，僻靜的胡同多得和手心的紋理一樣。還有那房子！院子還算整齊，可是陳少爺不同舅家住在前邊院子，獨自分在後院兩間屋子，隔開了好像一座五聖靈顯廟，實在不像樣。同時讓別人家孩子——那個姓胡的，非親非故，住在前進。這些都說不過去。但是她記起陳蔚成的話了，說他自己愛好後進幽靜，這孩子也真用功！不過舅母總不應該任他的小性兒胡鬧，住在後院孤孤單單的，跟前又沒有爹娘，說不定有什麼事情會出岔。

她嘆息着。她奇怪她怎麼會想到這事，未免有些邪行；他自然不會出岔；現在她也來了；她慢慢會設法照應他的。她俯過身從車窗向外窺探着。

她瞧見一個窮老婆子，靠着牆，跪在電桿一旁，匍匐在地上，遠遠就衝她的馬車哀籲着，叩起頭來。她的頭髮還存下幾根，特別是凶門赤裸裸的，沾着灰土，每一前俯，她咬着力讓那一塊小而圓的地方碰着膝前的生硬的地面。她覺得這窮老婆子的面貌很不生疏，但是記不起在那裏見過。她用力往上提玻璃窗；但是馬車已然走過那連連叩首的老婆子，便是掏錢也來不及了。玻璃窗又鎖住了，提不開。她口裏不禁習慣地呢喃着：南無喝囉恒哪。哆囉夜哪。她以為這句佛號足可以解救她未了的心願；她唸得又那麼自然。她算是上了年紀，居然會想不起那個窮老婆子；那一定是在什麼廟上見的。

這兩年在濟南再昏瞶沒有了。她一次廟都沒有上過。她未嘗不想去，可是沒有親友肯陪她上廟，她自己又同那個地面生疏。而且和姨太太住在一起，心裏總不清靜。想到這裏，她記起她最對不過的觀察：做姨太太的沒有一個不——爲什麼她要想起這個來呢？現在姨太太不在眼前，她的心裏就有了譜，凡事都可以循規蹈矩。改天她要上一次廟，可是兩年不在北平，風物變了不少，騰出工夫她還是先去朱太太那裏一趟。朱太太和朱小姐都信佛，兩年不見，見了

糾纏一天也難說。

呵！一個人奔波一生，就爲了一個奔波。人總沒有閒在的時候。她想到她手裏應該清理的事情：女婿今天算親眼看過。其次就是設法給她的兄弟謀一件差事。這件事她幾乎忘掉。反正謀事不易，絕非一兩天辦得成功，好在留住他支應自己的門戶，也是一件事。兄弟是有野心的。這些男人個個都是野心家。好在女婿今天過了目，母女可以安心了。然而他多麼沈靜，消瘦，氣色不正呀！他預備暑後轉學；他太用功，一眼就可以看破。把他接過來散散心纔好，可是他的岳父不在，她的兄弟又沒有多少才華，孩子們又沒有見過面，總有許多不方便。

她忽然想起她手頭還有一件事，險些忘掉。這姊妹倆爲什麼她們長得那麼柔順，那麼中人愛呢？親友都誇姊妹長得體面。她嘆一口氣，覺得在安慰之中有一點點不滿意，這和細刺一樣挑着她久封的傷口。爲什麼她們兩個不會有一個是男孩子呢？於是她又嘆一口氣，想起她前世茫茫的罪孽。她不再往下思索了，用手拍着正面的玻璃，車停住，她柔聲柔氣告訴車夫道：

「停停，在那乾果店前邊，我要買些東西。」

「姐姐，你在屋裏做什麼呢？」

繡英知道自己這句問話是不耐煩出來的，有些責備備促的口氣；現在她嘆出這句怨抑的話，立即氣平了，仍然低下頭鬆着圍住夾竹桃的稻草。

「姐姐，你看看幾點鐘了。」

這是她所真正要問的一句話。她停住了手，靜聽屋內的回覆。但是屋內遲延着繡英的滿足，好像明白還會招她煩燥。所以故意啞住聲音。其實繡雲一聽妹妹外面的問話，就留了神；沒有等她說出鐘字，眼睛便向桌上的座鐘瞥過去。瞥得那樣迅利，顯然準備好了這一觸即發的動作。

「你不會自己看嗎？」

姐姐不待理的聲調是捏出來的，在那底下藏着處女的情不自禁的好笑，有三分是不願意表露出她心裏的期望，另外一分帶些揶揄的意味。但是姐姐最後只覺得淘氣的好笑，終於忍不住笑出聲來。妹妹的不耐煩變成不高興；看見姐姐從屋裏帶笑走出來，妹妹的眼裏發光亮，忽而覺得全院光明起來。

「四點一刻了！」

「四點一刻！呵！媽該回來了！」

“妹妹這句話正是姐姐心中所想的，然而並不想把牠說出口。她的意思好像是母親愛回來不回來，這與她又有什麼關係呢？所以她立在門邊，不做聲。她的眼睛一直望着前院的月牙門，思索的樣子。妹妹現在精神上變得輕鬆了，低下頭繼續她的工作。這半點鐘以來，在妹妹心上的就是這朦朧的母親應該回來的觀念，漸漸她覺得她有知道鐘點的必要，來證實她的急切是合理的。但是纔四點一刻！她失望了，奇怪天氣變得這樣長，可見冬天過去，夏天是要來了。不過母親也該回來了；譬如在冬天，這時已經快要黃昏，簡直就要天黑了。她們中間的沈默繼

續着。

「趙媽呢？」

繡雲詫異趙媽一下午做些什麼，始終沒有聽見她的影子，說也奇怪，這時纔想起不見她，以前就沒有走進腦子。

「收拾廚房哪，你不聽她嘴裏直在嘮叨嗎？她嘮叨一下午了，我裝沒有聽見，張媽也裝沒有聽見。反正廚房她得收拾。」

繡雲現在聽清廚房裏有聲音了，不是趙媽在唧噥，卻是掏爐子喀嚓喀嚓的響聲。同時她記起母親臨行吩咐趙媽的話。真奇怪！繡雲一下午做些什麼？什麼？也沒有進她的腦子。她禁不住又想到張媽，詫異她這一下午做些什麼；張媽在她的面前睨過一兩次，好像還問了兩句話。她記不起她問了些什麼。

「張媽呢？」

繡英擡起頭望着姐姐。她的點將式的問法招她反感。但是她這種反感立刻消失了；從姐

姐平適惘然的面孔，她看出姐姐的無意和煦悅。姐姐思索着別的事，繡英覺得沒有答覆她的必要。她從這一個花盆移到另外一個花盆，繼續着她的工作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姐姐顯然在裝假，可是妹妹一句話也沒有說。她的疑問喚醒了她自己的迷惘。

「我沒有說什麼。」

妹妹堅決的口氣使她喫驚。

「我聽見你說的。」

繡英不高興起來。姐姐的強辯絲毫沒有道理，沒有道理便是沒有意味。於是她加重口氣道：

「我連一口氣也沒有喘！」

她語氣的沈重又使繡雲喫驚。她低頭看着妹妹。然而妹妹仍舊蹲在花盆前面，一隻手繞着她又長又濃的髮辮。她自如的態度顯不出她語氣的沈重。她不覺懷疑起來。

「真的嗎？那張媽在做什麼呢？」

「大小姐是問我嗎？」

繡雲又喫了一驚。張媽就立在她身後，嘴邊抵着一根白絲線。手上帶着頂針。

「哦你……」

但是張媽沒有注意到她的表情；她有她的事做。

「小姐，您瞧，那底襟怕要不夠哪！您瞧要還有那樣的料子，再找出一塊來好不好？要不就等太太回來再說，太太也許想到了。」

「是那件衣裳？我那件嗎？」

繡雲很想走到母親的屋裏，欲望同羞恥在她的心中掙扎着。她怕她的情急留給別人做把柄。她知道現在趕做的衣服是爲她將來結婚用的。她仍然倚在門邊，望着月牙門。其實沒有人訕笑她，材料又是她選的，衣樣又是她看中的。便是上午她還嫌張媽的針線不密；不知道爲什麼，她忽然多起心來。她的多心使她煩躁。

「等太太回來能。這些事情真麻煩！」

她的意思在衣料，不知道爲什麼卻用了一個多數，好像「這些」能夠掩飾住她的自覺心。她看見妹妹平心靜氣在院子收拾從屋裏移出的花草，有些嫉妬，有些羨慕。妹妹一點不像盼母親回來，她想，其實母親今天去還是她攪擾的；她從濟南上火車就不時在母親面前攪擾。她明白妹妹是好意，爲的疼惜她，體貼她，把不好出口的話都替她說了。可是她真有結婚的意思嗎？沒有！她想，一點也沒有，離開母親她絕對辦不到；而且一個女孩子怎麼就能離開母親呢？她不能夠把告訴母親的話說給父親聽，舅父越發生疏了，何況一個從未謀面的男子，誰知道他是什麼脾氣呢？再沒有比摸不清脾氣可怕的了。而且他現在正是讀書的時候，不應該有外務牽扯住。所以她不願意。但是她曉得她的反對沒有人會相信，就是她自己有時候也很懷疑她這種乖張的心思。因爲她……

「這些事情真麻煩！你還是等太太回來罷。」

她不禁重複一遍。她回頭看張媽還在不在她身後。從她急促煩惱的吩咐裏頭，張媽好像

聽出語言以外的意義，抵住嘴微笑。但是看見小姐回轉頭來，她用手抹去嘴邊發笑的痕迹，順勢抽出脣間一根白絲線。繡雲看清她的舉動，頰紅上來，轉過頭仍然望着月牙門，覺得張媽非常可惡。

「你站在這兒做什麼？要是等衣料，太太還不知道什麼時候纔回來哪；你去幫趙媽把飯弄好罷，時候不算早，太太也許就快回來了。真是的！什麼事都得等人吩咐。」

張媽從她身邊橫出門，向廚房走着。

「趙姐，你這裏有活嗎？大小姐生氣，把我打下竈房來了。」

二小姐撲通坐在院階上，扶住腰，忽然笑將起來。趙媽在廚房裏面笑着，就是張媽自己也是帶笑敍說着。「生氣」的奇異的觀念張媽可笑地加重着，連繡雲也附和地笑將起來。等她聽見自己的笑聲，她纔想出大家在笑她自己，心上形容不出地不快活。

但是繡英還坐在花盆對面笑着。她的發笑很使自己開心，那些稻草早已令她厭倦了，現在有了這樣一個機會，她可以藉此休息休息。她最先對自己講，不等母親回家她不歇手。然而